■責任編輯：張夢薇 ■版面設計：謝錦輝 2020年8月27日(星期四) 香港文匯報WEN WEI PO

陝西石峁遺址考古再獲重大發現

中國史前最大城址 現真容

作為中國考古界的「奧斯卡」，已經走過30年的「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評選活動，於今年5月5日公布了2019年度評選結果，神木石峁遺址皇城台成功入選。記者從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獲悉，在過去的一年裏，石峁遺址考古工作再獲重要成果，70餘件精美石雕的出土，不僅遠遠超出以往學界對4000年前中國早期文明高度的判斷，同時連續多年的石峁考古工作亦表明，石峁城址的核心區域皇城台，已具備了早期「宮城」性質，是目前東亞地區保存最好、規模最大的早期宮城建築。專家表示，石峁城址是目前所見中國史前時期最大城址，該城址建築也奠定了東亞地區古代都城以宮城為核心、多重城牆圍繞的城市布局風格。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陽波

■皇城台發掘現場

■皇城台北護牆東段上部

■出土的卜骨

上世紀二十年代，在陝西省神木市高家堡鎮的一座山頭上，村民們驚奇地發現，每逢下雨山溝裏總會沖刷出很多的玉器。90多年後，考古工作者一次探索式的試掘，石峁遺址「石破天驚」般重見天日。

規模大於良渚遺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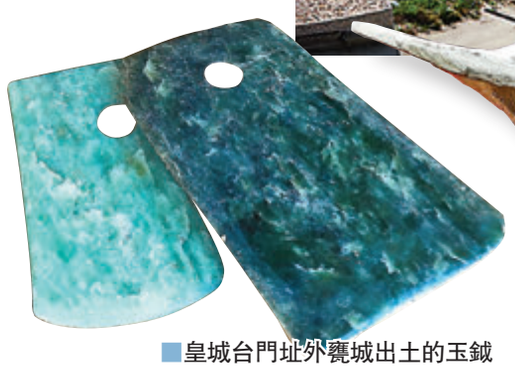
石峁遺址位於黃土高原北部黃河西岸，毛烏素沙漠南緣的黃土樑峁上，地表溝壑縱橫。2011年，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對該遺址進行了系統考古發掘，考古工作者發現，石峁遺址主體內涵為距今4000年左右的石砌城址，城內面積逾400萬平方米，規模大於良渚遺址（300萬平方米）、陶寺遺址（280萬平方米），是中國北方地區龍山時代晚期至夏代早期的超大型中心聚落。更有歷史學家認為，石峁古城或是中國上古時期「黃帝」部族或與堯舜禹等重要人物相關的都城。

近年來，特別是通過2019年的發掘，石峁遺址皇城台重要發現逐步揭露。據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石峁考古隊副隊長邵晶介紹，石峁城址由皇城台、內城和外城三部分構成，內、外城共同拱衛皇城台。「皇城台是當地百姓對石峁遺址內一處石砌台地的稱呼，從位置來看，皇城台位於石峁城址內城偏西居中部，是一處相對獨立的山峁，頂部平坦開闊，南、北、西三面臨溝。」邵晶表示，站在皇城台台頂，可遙望到外城北部城牆，外城東門址和外城二號門址。而從結構來看，皇城台底大頂小，頂部面積約8萬平方米、底部面積約24萬平方米，四圍築有護坡石牆，石牆自下而上逐階內收，階階相疊，形成台階覆斗狀之勢。石牆砌護的總高度超過70米，高大巍峨，氣勢恢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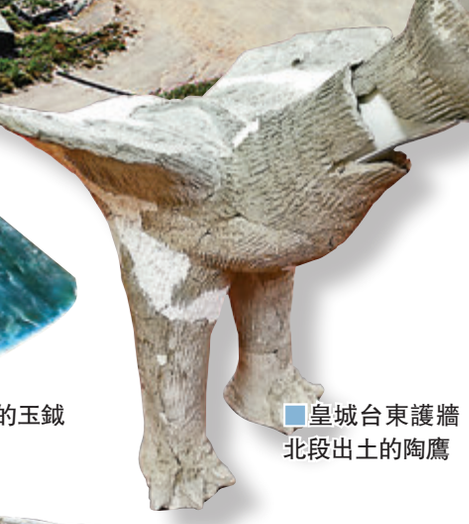
出土各類文物逾4萬件

經過對皇城台東護牆北段上部的規模性揭露，考古人員清理出氣勢恢宏的石砌護牆遺蹟和數量巨大的各類遺物。目前揭露的護牆高8至15米、長約120米，牆體整體保存較好，呈台階狀自下而上逐階內收，在不同高度上採用了不同的砌築理念。該疊覆牆體的主要文化層是來自皇城台台頂「棄置堆積」，其內出土遺物極為豐富。初步統計，東護牆北段上部「棄置堆積」內出土各類文物標本不下4萬件，主要包括骨（牙、角）、石、陶、玉、銅等遺物，還有一些紡織品和漆皮殘片。系列測年顯示，皇城台東護牆北段上部「棄置堆積」的絕對年代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當是皇城台使用晚期的主要年代。

據了解，在眾多的出土文物中，尤以骨器為最大宗，且數量巨大，多見針、鏃、錐等小件工具類器物，骨針數量1萬餘枚。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骨器中還發現20餘件口簧，口簧即我國先秦文獻中記載的「簧」。而結合骨料、坯料、廢品、石刀（鋸）、礪石等骨器「製作鏈」工具的出土，專家推測皇城台台頂在當時應存在大型製骨作坊。



■皇城台門址外甕城出土的玉鉞



■皇城台東護牆北段出土的陶鷹

■石峁石雕

20件陶鷹栩栩如生

除了史前古人們最常用的骨器，皇城台頂出土的陶器數量亦非常可觀，除大量鬲、罍、盉、瓶、豆、甕等日用器物外，眾多的建築用瓦也暗示着皇城台台頂存在着覆瓦的大型「宮室」類建築。此外，石峁遺址皇城台台頂100餘片卜骨的集中出土，以及近20件陶鷹或許暗含了其信仰和宗教功能。記者看到，這些陶鷹多為灰陶質地，飾繩紋或籃紋，身體各部位塑造栩栩如生，腿部粗壯穩固，雙翅伸展上舒，脖頸翹昂，背部寬平施交叉貼附裝飾，整體作振翅欲飛之狀。

經過多年的考古發掘，石峁遺址皇城台建築規劃逐漸清晰。「非常震撼，皇城台門址自東向西依次由廣場、外甕城、南北墩台、鋪石坡道、內甕城、主門道等組成，廣場由南、北基本平行的兩道石牆及外甕城東牆一線圍成，平面呈長方形，南北長約60米，東西寬約33米，面積超過2000平方米。」邵晶告訴記者，皇城台門址外甕城位於廣場內側、南北墩台外側正中，為一道平面呈折角「U」形的石牆，在其外側牆根處，發現緊貼牆面的兩件完整玉鉞，當係鋪設甕城外的廣場地面時有意埋入。南、北墩台位於廣場內側，平面長方形，結構相同，均係夯土內芯外包石牆的「石包土」結構，分別與廣場南牆和廣場北牆相接，南墩台頂部的層位關係揭示出其建築年代可能要早至公元前2200至公元前2300年。

而最令考古人員興奮的是，在皇城台門址內甕城，發現一條呈平面「U」形「迴廊」結構，且頂部完全封閉的主門道，其下接內甕城、上則直通皇城台台頂。邵晶認為，皇城台門址形制特殊，結構複雜，除顯示出較強的防禦色彩外，最外側的長方形廣場及兩側伸出的長牆，可能還具有一定的禮制功能，對後世都城正門如北朝鄴南城朱明門、隋唐洛陽城應天門、明清北京城午門等均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大台基南護牆出土的石雕細部

■皇城台主門道入口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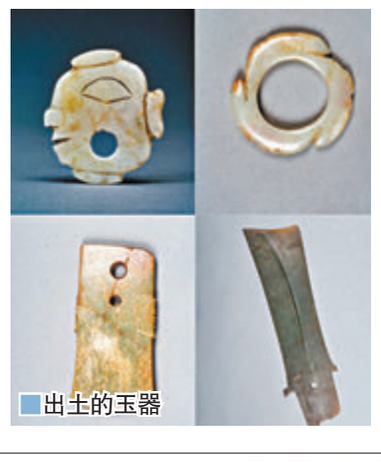
■石雕雕刻精美

■皇城台大台基東南角

■考古人員整理石峁出土文物。

■皇城台東護牆北段上部出土的骨針

■考古人員拼對陶鷹。



■出土的玉器

放大鏡

精美石雕蘊涵先民精神寄託

經過持續的清理之後，考古人員在石峁遺址皇城台台頂確認了一處規模宏大的建築台基，其上分布大量建築基址，稱為「大台基」。大台基平面大致呈圓角方形，邊長約130米，夯土台芯，四周以石牆包砌。其南護牆用大小不一的砂岩石塊錯縫砌築，石塊之間用草拌泥黏接，牆體上還發現有多個紝木洞。其南護牆外（南）側另有一道石砌夾牆，走向與南護牆平行，寬約1.6米、殘高0.8至1.1米，與南護牆間形成寬約9米的夾道，夾道內地面保存較好，與皇城台門址主門道地面相連。

而在大台基南護牆處，考古人員也有了重要發現，70餘件精美石雕的出土引發轟動。據悉，這些石雕多數出土於牆體的倒塌石塊內，部分還鑲嵌在南護牆牆面上。絕大多數為雕刻於石塊一面的單面雕刻，少量為雙面，以減地浮雕為主，伴有少量陰刻、圓雕。雕刻內容大致可分為「神面」「人面」「神獸」「動物」和「符號」五類，其中神面石雕體量較大，雕刻最為傳神。該批石雕單面浮雕多為對稱式構圖，以一正視神面為中心，兩側雕出動物或側視神面，最大者長度超過2.6米。圓雕則為橢圓形柱體，立於夾道正中的地面之上，高度近1米，兩面雕刻相同的神面。

據介紹，根據系列測年數據顯示，石雕的年代應不晚於公元前2000年左右，為皇城台在石峁城址內的核心地位奠定了極其重要的物質基礎。而牆面上鑲砌石雕的現象應與石峁遺址中發現的「藏玉於牆」和以人頭奠基具有相同的精神內涵，體現了石峁先民對皇城台大台基的精神寄託。

■南護牆出土的石雕

■皇城台大台基南護牆出土的石雕

當今世上年代最早口簧實物出土

「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這首《詩經·小雅·鹿鳴》中所彰顯的「樂以天下」的主題曾經被歷代文人所推崇，而其中的「簧」在我國先秦文獻中指的便是口弦琴。在多年的考古發掘中，考古工作者在石峁遺址皇城台發現不少於20件，距今4000年的骨製口弦琴，這也是目前世界範圍內年代最早的口簧實物。

據介紹，口弦琴是一種具有胚胎型意義的、最為原始的古樂器，素有人類音樂「活化石」的美譽，是中國古代頗具詩性的樂器之一。在古代，口弦琴最早被用於宗教祭祀，古人認為吹奏口弦琴，可以溝通人神天地。經過歷史的不斷演變，口弦琴亦逐漸成為一種世界性「樂器」。

石峁遺址出土的這批骨製口弦琴，均來自皇城台東護牆北段上部的「棄置堆積」內。這些骨製口弦琴製作規整，呈窄條狀，中間有細薄弦片，一般長約8至9厘米、寬逾1厘米，厚僅1至2毫米，初步統計不少於20件，與其共存的還有骨製管哨和陶製球哨。最新的測年數據顯示，這些口弦琴製作於距今約4000年前，這也是目前內地所見年代最早、數量最多的弦樂器。其考古背景明確、共存器物豐富、結構完整、特徵明確，是中國音樂史，乃至世界音樂史的重大發現。

■出土的中國年代最早骨製口弦琴。

據悉，現代口弦琴是中國最小的民族樂器，流行於我國蒙古族、羌族、回族、達斡爾族、鄂倫春族、鄂溫克族、赫哲族、滿族，以及雲南部分少數民族中。國外的愛斯基摩人、印第安人、北歐拉普人、北海道阿依努人等也擅用此類樂器。

記者手記

皇城台奠定東亞古代都城布局風格基礎

石峁遺址系統考古4年以來，通過對動植物遺存的分析鑒定，考古隊揭示了4000年前石峁遺址周邊呈現的是「松林密布、鹿鶴雙行」的自然景觀。而作為目前皇城台考古最為重要的遺物，大台基南護牆出土石雕亦遠遠超出以往學界對4000年前中國早期文明高度的判斷，這些石雕可能與中國北方地區的石雕「傳統」密切相關，也可能影響了「後石家河文化」的玉器、夏代的綠松石「龍」，甚至商周青銅禮器的藝術構思和紋飾風格。

石峁考古隊副隊長邵晶表示，皇城台的發掘極具「紀念碑」性質，其不僅是目前東亞地區保存最好、規模最大的早期宮城建築，結構複雜、氣勢恢宏、巍峨壯觀。同時，以內外城層層設防、嚴密拱衛皇城台的城垣結構，奠定了東亞地區古代都城以宮城為核心、多重城牆圍繞的城市布局。另外，石峁遺址在城址規劃、冶金技術、藝術風格等方面，也顯示出與中亞、兩河流域早期文明可能存在的關聯性，顯示出自新石器時代晚期以來中國北方與歐亞草原存在雙向、多重、頻繁的交流和互動，石峁遺址所在的中國北方地區是橋接歐亞草原與中原地區的重要區域。

■皇城台考古工作分區。